

小
經
施



翻 不
印 可

版 斗 月 一 十 年 三 二

新 式 標 記
海 公 小 紅 袍

冊 一 裝 洋
角 五 洋 大 價 定

生 恨 薛 者 點 標
銘 何 者 閱 校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行 發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各 省 各

新 式 標 記 各 種 舊 小 說

飛仙天豹圖	彭公案	濟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冠	紅樓夢	紅樓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南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一元四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新式
標點

海公小紅袍目次

第一回	海剛峯請旨歸田	張居正負展登殿	一
第二回	殺親王巧傳御筆	戲宮女假寐龍床	四
第三回	造假寶大庭充貢	賜宮室乳母榮歸	六
第四回	聖天子感夢賜祭	陸探花撫几哭師	七
第五回	海樸江繖旨入京	周進士賦詩脫罪	一〇
第六回	張大師朝房受辱	孫司禮內廷阻君	一六
第七回	金鑾殿披鱗疊諫	安樂宮賜宴酬恩	二二
第八回	孫給事捨命評本	徐國公抬像叩闕	二四
第九回	賜紅袍耳目官邀寵	接新篆舊令尹指奸	三〇
第十回	乳娘府獻袍斥監	鹽運道怕罪鳩金	三四
第十一回	張明脩赴宴遇仇	陳三枚奉旨搜寶	三七
第十二回	馳家信敗漏機關	扮相士蜚緣妙計	四〇
第十三回	張嗣脩龍形惑相	周元表搜寶探奇	四五
第十四回	兩欽差解寶遇劫	嬰山盜拯溺反讎	四八
第十五回	孫娘子山寨解難	沈大王江畔捐軀	五一

第十六回	孫理刑復會欽差	陳給事再圍相府	五三
第十七回	邱佐卿重諧鳳侶	陳國舅朋比爲奸	五六
第十八回	孫太監私行玉璽	徐千歲遣將迎差	五九
第十九回	劫奇寶手撈水月	陸彥憲夢托南柯	六二
第二十回	害忠良雙傳假旨	祝眉壽載錫紅袍	六四
第二一回	兩欽差解寶回京	海剛峯法場奪旨	六八
第二二回	孫刑廳死裏逢生	陳國舅同條共貫	七一
第二三回	叩丹墀三奸伏罪	臨海表一紙徵兵	七三
第二四回	峒杞山對景稱奇	梅花海引入入勝	七五
第二五回	天波樓楊令婆興師	北潼關高德禮失守	七七
第二六回	林天佐請兵銷差	佘太君上表除暴	八一
第二七回	獻奇寶張太師結舌	嘉智義孫娘子榮封	八三
第二八回	乳娘府下馬牌推倒	皇城無敵將圍圍	八七
第二九回	海恩官諫主獻奸相	岳金定走馬捉周連	九一
第三十回	孟銀鑾飛鏡取盞	焦將軍製鞭擒敵	九六
第三一回	楊家府回兵釋將	張狀元代父抵奸	九九
第三二回	張太師蓋棺詐死	耳目官復任微行	一〇〇
第三三回	袁阿牛囑盜誣叛	周文玉憑鴉問卜	一〇四

第三四回	梁二府酷訊成招	趙廷章周全友誼	一〇七
第三五回	遇假虎土豪聚會	盜美人公子遭凶	一一〇
第三六回	登萊道文桂陷獄	荒山寨張氏守貞	一一三
第三七回	太平獄周觀德探父	登州府楊龍貴訪友	一一六
第三八回	王小三供像報德	海操江南直升堂	一二九
第三九回	毛察院買罪酬金	楊尙書請旨提案	一二二
第四十回	活菩薩現身救苦	難兄弟背地陳冤	一二六
第四一回	衆凶徒到案伏誅	兩善士當堂超雪	一二七
第四二回	顯色相正直爲神	慶團圓椿萱偕老	一二九

海公小紅袍全傳

第一回 海剛峯請旨歸田 張居正負辰登殿

詩曰：

解組歸來鬢已斑，林泉清趣且偷閑。君恩應比如山重，夢寐難忘憶聖顏。

日午天青，幕內歷關山，雙旌又來。科蒼生屬望，夢難辭袂掌，那避喧囂。遺愛長存，殊勛不泯。誰識心勞撫字，哉征途上，早流連瘦馬荒驛，官梅林居，擬遂初懷，却緣甚趨庭鯉對，乖時虎視雙眸炯炯，俱成鶴髮滿領皤皤。朔雪迷空，蠻烟匝地，須信人生亦有涯。丹青在，共臨風延立，眎想徘徊。右調沁園春。

這沁園春一調，專爲忠君愛民，畢生勞瘁，以民生國計，抱負終身，至老而無倦旨，後之人故美之以詞頌，采之以傳奇，千載而下，知所以爲忠也，爲詐也，爲不肖也，爲賢也。然世人多以忠貞節操，稱爲千古美談。奸邪讒佞，視爲遺臭萬年。那知無奸邪讒佞，無以見忠貞節操之人，無以除奸邪讒佞之黨。試舉小紅袍一書，話說明朝有一位大臣，諡忠介公，姓海名瑞，號剛峯，廣東瓊江縣人。賦性忠直，器宇魁梧。年二十七時，以貢士起家，授淳安縣令。因那時嚴嵩權奸當國，他便與嚴嵩作對。嚴嵩百計謀害，幸老天庇佑，後竟扳倒嚴嵩，爲國除奸去暴。又曾保全國母太子，功在朝廷，中外悅服。嘉靖天子欽命，南直操江之任，御賜飛龍旗兩面，上寫着「逢龍截角，遇虎敲牙」。到任以來，奸邪絕跡，官清民樂。這也不表。有松江華亭縣書生，姓陸名秀，字元龍，父名陸漢臣，母何氏，遭惡宦陰謀架陷，父母相繼淪亡。陸元龍落拓風塵，栖身無所。幸徐尙書告歸林下，恰才物色，招入爲壻。適海爺按臨南直操江，不怕皇親國戚，慣要剪除。元龍就去呼冤，立刻爲伊剖斷，冤伸枉雪。又有郭成，字文孝，混名孤兒，江甯府上元縣人，父早逝。孤兒性孝，謹隨母寄食舅氏，遂棄舉子業。海爺憐他孤苦，贈他白銀，得以攻書入泮。待秋期至，

郭成赴闕。陸元龍亦與秋試。元龍得中經魁，郭成得中第十名舉人。二人來到操江衙門，拜見恩師。海爺道：「賢契自從一別，苦志攻書，可喜一舉成名，不負當日老夫冰鑑。」二人道：「多謝恩師提拔，銜環難報。」海爺道：「貴同年在此，我有杯酒稱賀。」左右備席，席間說些別後寒溫。海爺道：「二位賢契，端正書札在此，俟進京時遞與相國李公自有好處。」陸元龍郭成二人拜別辭出。於是二人擇吉進京，到了相府，投上海爺書信。李太師細問海操江在任如何？二人稱道：「公正廉明，太師甚喜。」郭成陸元龍告別回寓。看看春期已到，二人進場，榜發俱各高中了。進士陸元龍殿試中，探花郭成欽點翰林院，在京供職。海爺三年任滿，回京復命。皇爺大悅道：「愛卿忠正清白，不負朕所托。今陸卿爲兵部尙書。」海爺忙叩頭奏道：「臣蒙聖上加恩，本當盡忠保國，但臣一則筋疲力竭，二則年邁無子，三則才疎學淺，不堪爲官。望天恩賜臣告歸林下。」皇爺道：「卿素負才能，赤心爲國，正宜助朕掌理朝政，豈可辭朕而去？」海爺又奏道：「臣果係年老，不能辦事，乞天恩放回田里，臣死在九泉，亦感皇恩。」皇爺見海瑞決意要去，「朕亦不忍強留，今准卿告假一年，回家祭祖，俟限滿之日，來京供職。」海瑞謝恩退朝，同僚盡來送行。海爺榮歸林下，荏苒流光，過了許多歲月，暫且按下不表。且講隆慶皇爺登基六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不期本年二月間，龍體欠安，至四月甚至沉重。皇后心中憂悶，叫一聲：「萬歲呵！」太后壽高年邁，王兒又小，若有不測，叫四歲孩兒，怎能治國？皇爺道：「御妻呀！不必憂慮，只消把王兒付托一個忠臣，總理朝政，便可無憂了！」娘娘道：「不知萬歲要托何人？」皇爺道：「你且迴避，只留王兒在此，朕自有主意。」皇后退入後宮，皇爺命內侍宣到十位朝官見駕。內侍傳出旨意：「那十個大臣即刻隨宜進入寢宮朝見。」皇爺道：「今宣卿等，非爲別事，只因朕病勢沉重，恐有不測。太子年幼，無人候駕，特宣卿等，憑太子自擇學那周公輔成王之故事，負展踐紳，諸臣叩令。」皇爺道：「王兒！你去擇來！」那太子遍看，中意張居正，便跑到身邊，要他抱，居正抱起太子，皇爺道：「王兒，可爲目下有珠。」卽命太子拜他爲師傅，封爲太師。其妻林氏，封爲一品夫人，入宮保護。

太子明日傳入百官，以便傳位。命太子臨朝登基。諸人俱各退出寢宮。到了三更，百官齊集門外，忽聽金殿鐘鼓齊鳴，淨鞭三响，百官隨班入朝，三呼拜舞，俯伏金階。那居正抱了小王，端坐龍廷。殿上兩邊宮娥彩女，內侍太監，一齊簇擁。居正心中暗想：「果見快活，難怪前朝太子多有謀位之意，且待我試他一試。」就把太子放在旁邊，自己端坐一霎時，頭眩目暗，一交跌墜下金交椅。只見殿中有幾十個青面獠牙的天神，手執刀斧，走上前來，夾頭夾腦亂打亂砍。居正大叫扒起來，抱了太子，將身復坐龍廷之上。那一班天神不見了。居正心中大驚，道：「看這小孩子，他倒有這福分。」便開口說道：「諸卿老夫承天子之命，抱新君登位，改年號，歷元年，但願諸卿輔佐朕躬，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君聖臣良，四海昇平。文武百官加升三級，天下百姓赦免本年錢糧，欽此。謝恩。百官退朝。居正抱太子乘輦，回入寢宮，朝見隆慶皇帝，奏道：「臣抱太子登基，百官俱各悅服，洪福齊天。」隆慶道：「託付有人，寡人之幸也。」命排宴以勞太師之功。張居正受宴畢，謝恩出朝，回歸第宅。心中暗想：「今日抱太子登基，看他小小孩子，倒有大大福分。」老皇上托我保駕，總理朝政，待我慢慢算計，謀奪天下，有何難哉？但我所生四子，長名茂脩，次名惠脩，三名明脩，四名嗣脩，雖各在京隨侍，但未有前程。我但官居極品，不怕朝中百官不來奉承，只消分付幾個心腹官兒，何怕功名不顯？不表居正心中設想，再講隆慶王爺自從傳位太子之後，龍體日加沉重。忽一日，龍御上升，新君舉哀，頒詔天下百官治喪掛孝。那張居正見皇上駕崩，越發胆大，心中想道：「朝中文武，也有敬我的，也有怕我的，也有怪我的。敬我的立刻加升，怕我的更加威嚴，惟有怪我的，我定要立刻削職，或誅戮，或貶，或竄。」即時廷臣多是我黨，便不怕人了。於是所陞的不是他門生故舊，便是他子兒義子。朝中一班正人君子，個個怨恨。不期惱了一位皇叔，乃鎮東遼王，十分懷恨。一日早朝，出班奏道：「臣鎮東遼王有表章冒奏天顏，內侍取上鋪龍案上，那五歲皇帝，那知得本中所言甚事？居正在身旁，看見本中所云之事，俱是勸他專權誤國，殺害忠良之事。不知居正見了本章，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殺親王巧傳御筆 戲宮女假寐龍床

詩曰：天家設鎮重藩封，保障遼疆頗贊勳。本爲幼君除弊政，奸權矯旨害賢王。

再說張居正看見鎮東遼王，奏他專權誤國等事，心中怨恨，便道：「東遼王，你雖是金枝玉葉，但你職非言官，出位言事，分明欺主年幼，毀謗大臣，心懷不善，莫非要謀奪江山麼？」遼王聞言大怒，便罵道：「你這奸臣，欺主年幼，把持朝政，殺害忠良，滿朝皆是狐羣狗黨之人，異日必有弑奪之禍，乞主上速將居正盡法，以免禍根。」居正忙代傳旨意道：「遼王擅罵宰相，當殿欺君，候旨處判。」遂將御筆塞在幼主手中，原來居正要謀大事，只教小主寫一個斬字，小主接筆在手，也不知什麼叫做斬字，便順手寫了個斬字。居正接上，大呼道：「奉聖旨，立拿了遼王斬首。」兩邊校尉，尙未動手，早被遼王趨至御座之前，將手把居正一把舉起，半天大喝道：「奸賊！我皇室至親，並無不法，你乃假傳聖旨殺我麼？」說罷，將居正扯下一丟，跌得半死。朝臣見了，都來相勸。那內侍恐驚了龍駕，忙下旨退班，抱了幼主，退入後宮。諸臣只得退朝散班。那居正回府，心中想道：「可恨遼王今日在朝中，把我這等羞辱，我必把他誅戮。」心中沉吟半晌，道：「有了！我今點齊鐵甲奇兵一千，圍住他的府宅，用一個心腹官兒傳旨，將他滿門處斬，方洩吾恨。」卽道：「左右，你去傳兵部陳公叫他預先點一千鐵甲奇兵，明日午門候旨。」左右領命去了。次日五鼓，居正入朝，將自己寫的旨意，呈上幼主。那幼主不知，又批一個斬字。居正捧了假旨，傳宣道：「聖上有旨，著兵部陳文提御林軍一千，圍着鎮東遼王的府宅，滿門斬首回奏。」陳文接了聖旨，來到王府，大叫道：「聖旨下來，跪聽宣讀。」遼王忙穿衣冠，接入跪下。陳文開讀詔書道：「鎮東遼王，欺君慢上，實有反逆之意，應該滿門抄斬，以正國法，欽哉謝恩！」遼王聽了，怒髮沖冠，也不謝恩，站起來大叫道：「先帝呵！滿朝多少忠良，你不托付他輔佐，偏偏的托此奸賊！如今把幼主欺騙，把我一門處斬，天使大人，把本藩回奏太后，然

後就刑罷。陳文道：「旨意下已，誰敢遲延！左右動手！」鐵甲奇兵，一刀將遼王斬了頭下來。衆人一齊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兩個，從辰時殺到午時，把一家千餘人殺了清空。陳文入朝交旨。居正又著人抄沒家產，抄出白銀二百萬兩。居正命人搬入相府，將王府封鎖。次日陳文陞爲吏部尙書。居正每日朝罷進宮，教習幼主。這些太監宮娥輪流侍候奉待。日日在宮中飲宴，然後回去。這一日太后傳旨，說太師教習太子有功，內宮賜宴。居正謝恩入宮，分付不用太監伏侍，只留宮娥斟酒。飲了多時，不覺大醉。見執壺的宮女，花容月貌，十分美色，不覺春心搖動，微微笑道：「你這宮娥過來，我太師問你，你叫什麼名字？」那宮娥走到太師跟前，含笑答道：「奴名叫林兒。」太師道：「好一個林兒，我且問你，你伺候太后娘娘的，還是伺候先帝的？」林兒道：「是伺候先帝的。」太師道：「你年紀多少了？先帝可曾幸過了麼？」林兒見問此話，面皮都漲紅了。只得說道：「今年十八歲了，已被先帝幸過三年了。」太師見了，更覺姿容妖媚，一手把他拉着。林兒亦覺春心搖動，兩邊宮人俱各走開。太師色胆如天，兩手抱住林兒，便去扯褲。林兒道：「這使不得！」太師道：「不妨！我與你幹了此事，異日必另眼看待你。」林兒道：「妾雖經先帝寵幸，未經大戰，必須輕些，莫作殘花相看。」太師道：「我自然曉得。」林兒道：「這裏恐有人來不便。」太師道：「不妨，我與你到龍床之上去。」兩人來到龍床，正要行事，忽外面忽然大叫：「太后娘娘駕到！」居正聽了，大驚失色，慌忙假睡在龍床之上。太后見居正睡在龍床，心中不悅，命太監傳宣道：「太后娘娘有旨，張太師講書飲酒，如何耽擱許久，速即回府理事，毋得遲延。」居正一場沒趣，忙出宮回府。心中想道：「我今日擅睡龍床，被太后娘娘知道，倘相傳出宮，豈不被人評論？我想古來謀位者，手下必有雄兵猛將，錢糧足備，方能成事。但在京師預備，恐露人的耳目。荊州是我家鄉，又離京甚遠，叫四孩兒在家，緩緩招集，若京師有個動靜，只須一枝令箭吊來便是。錢糧兵餉，動費浩大，一時不能湊集。我想宋朝楊家將的子孫，聚集峴岬山，田地甚多。宋朝以楊家有功於國，賜免糧額。我今差了心腹官員，細細商量，照畝加糧，以備養兵之費。若

有外方兵起。我就將京中羽林軍盡出，肅空京師，然後令四孩兒，提兵入朝，那時取了天下，易如反掌。」居正正在思量，只見堂官稟道：「啓太師！今有外邦使臣，來京進貢，在府門候見。」居正聽了此言，心中大喜道：「着他進來！」堂官引進使臣，參見太師，命他坐下，問道：「貴使是從貴國到此，有多少日子？」使臣道：「由海外而來，三月有餘，所有進貢禮物，乞大人轉奏萬歲，外更有微細小禮，乞太師笑納。」未知另送太師何物，下回分解。

第三回 假造寶大廷充貢 賜宮室乳母榮歸

詩曰：外邦奇寶貢朝廷，巧造工師用意精；不是天心偏眷顧，梧槽杞柳那甯馨？

那外邦使臣，來到京師進貢，參見張居正，敍話已畢，就把禮單呈上，內開：走盤珠一百粒，珊瑚樹一雙，貓兒眼寶珠一匣，黃金一千兩，這是另送太師的。太師命家人收入，分付擺酒相待。席間太師問道：「貴使進貢萬歲的，不知是何寶物？」先與老夫看過，方可奏聞。」使臣道：「領命。」便叫從人的將寶貝扛來，排列堂上。太師先取一件問道：「這什麼名字？」使臣道：「名爲『百喜爐』。」那內中有一百個喜字，爐內有十二個孔，按時放出烟來，這是無價之寶。」太師又指一物問道：「這是何名？」使臣道：「名爲『醉仙塔』。」放在金盆之內，將水從塔頂灌下，就變成酒，人飲一杯，立時醉倒。」太師又指一物問道：「這是何名？」使臣道：「名爲『醒酒甃』。」人若飲醉仙塔之酒，睡而不醒，只消扛在甃上，立刻就醒了。」太師大喜道：「真好寶貝也。」須臾酒罷，使臣辭回寓中。太師道：「貴使此三件寶貝，暫放在此，明日早朝，扛向金殿，老夫代爲保奏。」使臣領命回去。太師心中想道：這幾件寶貝，萬歲庫中也沒有的，我正是愛他，只是他要進與朝廷，這便怎麼處？待我連夜傳名工巧匠，照造那件假的，抽換便了。叫心腹家人，傳名工巧匠，連夜造成。次日五鼓，居正帶了使臣，入朝啓奏皇上。那萬歲帝怎知真假，命太監收入，着光祿寺擺宴賞功。禮部端正回禮，裝點旨意，使臣謝恩回去。其年正及鄉試，居正之子茂修

次子惠脩，二人入場；試官知是太師之子，二人取中了高魁，過了殘冬，會試之期又到。二人進場，又中二名進士。三月殿試之期，居正俯伏金階，奏道：「臣華蓋殿大學士張居正啓奏。臣子茂脩新中進士，乞皇上念臣犬馬之勞，賜茂脩狀元及第，臣結草啣環，以報聖恩。」皇上道：「依卿所奏，賜茂脩狀元，惠脩榜眼，俱入翰林。」居正又奏道：「臣在京保薦多年，祖宗墳墓，無人祭掃，望皇上賜臣回家。」皇帝准奏傳旨，着地方官起造乳母宮室，設立下馬牌，不論文武官員，至乳母前經過，必須下馬。再賜黃金千兩，彩緞千端，以報乳母之恩。該部奉了旨意，文書行到荊州地方，官員督工起造，三個月方完。巡撫拜本回奏，皇爺龍心大悅，欽賜乳母馳驛還鄉，滿朝文武，送至碼頭方回。太師密密分付道：「荊州嬰山，我密招一千人馬，頭目沈勇，是山東人，我已給他總兵劄付，夫人去，必須給他兵糧。」夫人應諾，帶二個兒子，望荊州而去。不表那沈勇自少習了十八般武藝，在山東大路上，做個响馬，爲因犯事解京，蒙太師相救，著他在嬰山招集勇壯亡命之人，以待時機。不知他仍行打劫，來往客商，聞得夫人奉旨回家，由此經過，只得帶領部下向前迎接。忽一日報道：「娘娘車駕已到了。」沈勇引衆參隊跪下，報道：「下人嬰山頭目，帶領衆人迎接娘娘。」夫人傳下免見，仍扎原處。沈勇退去，夫人又行不上十里，只見荊州合城大小文武官員，俱來接迎進城，排列半付轎，迎入府中。諸親送酒迎風，紛紛不絕。忙了月餘，方得甯靜。按下不表。且說萬歲天子，一日登朝，百官朝賀已畢，班中閃出首相張居正，奏道：「臣今有九關口，操練人馬，日久三邊總制，拜本來京，乞皇上恩典給糧，以勞兵士。」皇爺道：「既如此，傳旨戶部給發錢糧八十萬，以賞邊關兵士。」太師領旨謝恩。忽班中閃出大臣奏道：「兵部尙書、吏部尙書、都察院有本奏上。」內侍取本，擺在龍案之上。皇上舉目一看，內中多是陳說相臣專權誤國，納賄害忠良等事。皇上沉吟半晌，宣道：「三卿本章，且留下。俟朕批發，但朕昨夜得了一夢，衆卿爲朕詳解之。」未知所夢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聖天子感夢賜祭

陸探花撫儿哭師

詩曰：卹典遙頒祭老臣，謠言入耳總爲真；陸郎承旨馳驅去，椿正榮時八十春。

再說萬曆天子早朝，忽憶那夜得了一夢，恍然如在御園飲酒，只見文班中走出一人，身極長大，手拿弓箭向朕面前射來，朕見無人救，駕飛身走去，却見前面一座汪洋大海，海中一隻小船，船中一個人，頭代烏紗，身穿大紅袍，一陣狂風吹到朕前，朕看那人滿面瑞氣，口稱「萬歲，不必驚忙，有臣在此保駕。」忽然驚醒，不知長人弓箭是什麼人？紅袍紗帽是什麼人？衆卿爲朕解之。那皇爺連問數句，兩班寂然，無人答應。王爺大悅，忽左邊閃出一人，俯伏金階，「臣吏部給事中孫成泰聞陛下那長入手提弓箭者，乃是奸賊之姓，日後自知。只是大海有船，船中有一人狂風吹到駕前，滿面瑞氣的臣子，據臣詳解，一定姓海，名瑞，字剛峯，先帝時曾拜御史，原任南直操江，乃是一個保駕忠良。」皇上聞奏道：「太后曾對朕說，恩官海瑞是個忠良，朕幾忘了！」便道：「孫臣所奏甚是有理，即着行文司宣召海瑞來京。」忽閃出一位大臣，俯伏金階奏道：「臣大學士張居正，奏聞吾主那海瑞三年前已經身死，不必宣召。」皇上聽奏道：「原來死了！可惜忠良去世，朕今著吏部員外陸元龍，齎詔前去祭奠，欽哉！」元龍領旨，捧了丹詔，離却京都，望廣東一路而來。一日海公在家，心中想道：「老夫回家以來，十有餘年，不知朝中如何局面？今年已七十八歲，只爲膝下無兒，惟與一二知己，日夕談心，幸喜身體康健，夫妻偕老，這也不在話下。但聞得先帝去世，少主年幼，多被奸臣張居正把持朝政，害國殃民，老夫意欲上京，奏知聖上除奸，只是機會未到，因此心志不遂。」張居正呵！海瑞若有一日朝天，定要把你治罪正法。海瑞正在思量，忽見夫人出來叫道：「相公可叫人往城中買辦小菜。」海公道：「海洪，你去買來。」海洪提了籃兒，望城中而來。不期當頭一個人忙忙走來，把海洪撞了一跤，海洪扒起一把，扭着那人叫喊道：「你這狗才，如何白晝搶奪！」驚動街坊人衆，圍住了看。海大叔這是何故？」海洪道：「是我拿銀子往城中買些零星物件，這狗才把我推倒，要奪我的銀子。」那人大叫道：「我是本縣的差人，本官差我到海府報事的。」衆人道：「報什麼事？」那人道：「朝

廷差翰林院送御祭到海大人府中，我心急撞了此人，那裏是搶奪他的銀子？」衆人道：「你這人敢是瘋子？海老爺好好在家。」那人道：「欽差的家人，個個傳說，只因朝廷得了一夢，吏科孫老爺詳之，應在海老爺身上，朝廷要詔海老爺進京，張太師奏海老爺已死三年，故此朝廷差官費御祭來祭，本官特差來府通報。」海洪道：「放娘的屁！今不用你去報，我是海爺緊鄰，與你代報罷。」差人道：「如此却好，只是有旁大哥了。」差人辭別回去。海洪買了什物小菜，忙忙回家。海爺一見，就罵道：「狗才，怎麼去了半日？」海洪將遇差人之事，細細道知。海爺聽了，心中暗想道：「這是張居正的鬼計，便問道：『你可知御祭是幾時來的？』」海洪道：「明日就到。」海爺道：「你們要吃御祭麼？」海洪道：「老爺未曾吃，如何叫小人等吃？」海爺道：「你們要吃御祭酒，須要正備孝堂，合家穿白，廳上擺設靈位，用木牌寫神位，把我名字寫在上面。」海洪道：「別的到也容易，只是許多白衣白袍，那裏做辦得來？」海爺道：「這也何難，只須去鄉下有孝人家借用便了。」海洪即去備辦。海爺入內，與夫人說道：「夫人呵！只爲張居正在萬歲面前，說我死了，欽差我門生陸元龍前來御祭，我已分付海洪預備孝堂，木主迎接差官。」夫人道：「如此，豈非戲弄朝廷，誠恐得罪。」海爺道：「夫人，我正要上京面奏朝廷，剪除奸相。」夫人道：「相公呀！八十年紀，爲何還比得少年氣概？」海爺道：「自古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夫人道：「只是相公好端端在此，叫妾身哭出什麼？」海爺道：「夫人之言，差了我果然死了，就哭天哭地，下官那裏聽得見？趁我未死，哭了幾句，與我聽一聽。」夫人帶笑哭的起來，海爺哈哈大笑道：「哭得好，哭得有趣。」海洪、你扮作孝子，海安接待賓客，海保計賬，海重掇茶聽用，一家俱要穿白掛孝。」到次日，那禮部陸元龍，捧了御祭，來到海府。心中想道：「恩師未必歸天，定是好賊要害恩師，妄奏朝廷，說御祭到了，不怕恩師不去自盡。張賊呀！我若有日得手，必把此仇來報。」心中正在思想，已到海爺門首。縣官排隊進去，笙簫鼓樂，响沸連天，驚了隣里衆人，却說道：「奇了！我等本處人，不知海爺去世，怎麼京師到曉得？」海安入內報道：「御祭到了，文武官員俱穿素衣，五彩

龍亭，供了聖旨，老爺快排香案，出去迎接。」海爺道：「接了聖旨，就難以進京了。」海安道：「老爺如今八十有紀了，還進京做什麼？」海爺道：「你不知道，去請列位老爺，到東廳少坐。」海安領命。海爺又叫海重道：「你可認得陸老爺麼？」海重道：「怎麼不認得？」海爺道：「既認得，可對陸老爺說：『夫人請老爺進來。』」海重領命，忙到東廳說道：「陸老爺夫人有請。」元龍道：「列位請了。」慌忙移步進內，只見孝堂排着木主，心中想道：「難道恩師真個死了？心中好不傷心，止不住兩淚交流，含悲走上孝堂。」元龍雙手按着木主，只見木主上寫着：「南直操江海剛峯府君之位。」陸老爺叫聲：「阿呀！我的恩師果然死了！」雙膝跪下，淚如泉湧，叫聲：「恩師呵！門生日望相會，誰知今日竟作騎箕星斗，可恨那奸賊忌害忠良，此仇何日得報？」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回 海操江繳旨入京 周進士賦詩脫罪

詩曰：傳宣諭祭到林泉，衰朽如何惜暮年？秣馬脂車圖報國，剔奸誅佞創經權。

話說海爺聽見陸元龍哭拜，便對夫人說道：「這個門生哭得傷心，請他進來，問個明白。」夫人即叫海重去請。海重領命，請元龍進見。元龍見了海爺道：「呵！恩師！早知恩師在世，門下何必這等傷心？恩師上坐，容門生參見。」海爺答禮，元龍袖中取出白金一錠，雙手送上道：「些微菲禮，望乞笑納。」海爺收了道：「多謝了！請問尊夫人還在家麼？還是在京？有幾位令郎了？」元龍道：「房上在京，生了兩個兒子。」海爺道：「你在京可曾拜在張閣相門下否？」元龍忙忙打躬道：「門下受師教訓，豈肯作權門走犬？」海爺道：「好！這才是我的門生。」元龍道：「朝中奸臣滿朝，忠良十去八九，門下也曾幾次告假，聖上不准，只得勉強供職。聖上要差人賞送御祭，門下特討這個差來，見恩師恩母。」海爺道：「請問賢契，你如何知我未死？」元龍道：「一則京師並未傳言，二則恩師是有胆量的，豈肯便死？故此特討此差，再不想恩師只樣排佈，把門生唬得魂不附體。」海爺道：「賢契，那

張居正所行之事，必然皆知，可細細說與老夫知道。」元龍道：「恩師聽稟：昔日先帝託孤居正，他抱着幼主登基，忽將小主放着傍邊，他自己坐下龍亭，誰知百神扶助，把他跌下，他扒起來，抱小主重新坐下。文武百官朝見，那四歲的幼主怎知道，任他傳宣旨意，要升便升，要殺便殺，難以細述。萬歷元年，鄆鎮東遼王罵他專權奸惡，他第二日，着兵部派兵圍住王府，將他一門千餘口，殺得淨空。又將他金銀抄作自物，又使人丈量岫峴山楊家，將田畝照畝加糧，人人痛恨。又將外國進貢寶物，叫巧匠連夜照樣做個假的抽換。又裝酒醉戲弄宮女，擅臥龍床，被太后娘娘撞見，立時逐出。如今皇帝長成了，他不便自行，乃哀求了皇帝，賜他長子狀元目下，因皇上夢兆，要宣恩師到京受爵，他竟敢謊奏恩師已死。故此皇爺差門下賞御祭到府，恩師當香案接旨。」海爺道：「不可開讀，若讀了便進不得京了。」元龍道：「恩師要進京何事？」海爺道：「老夫進京，要扳倒張居正。」元龍道：「這便不得，目下朝廷就是他做，倘被他暗害，如何是好？」海爺道：「賢契，你不曉得，當初嚴嵩也是我扳倒，何況於他？」元龍道：「恩師既不開詔，叫門下怎麼回京繳旨？」海爺道：「不難，待我先趕到京，交還勅旨，你隨後慢慢來京便了。」元龍道：「既然如此，門生也要假祭一番，掩人的耳目。」海爺道：「悉聽尊便。」陸爺出廳忙叫左右擺下祭禮，換了素服假祭，各官依次祭奠已畢，紛紛辭出海爺便叫：「海洪海安，你兩人快些收拾行李，同我進京。」海洪道：「進京何事？」海爺道：「去做官。」海洪道：「小人有了年紀，時常多病，又兼腸胃不時多洩瀉，去不得。」海安跟隨罷，海安連忙說道：「小人近日脚硬，又兼每夜夢遺，去不得，還是叫海洪去的是。」海爺道：「胡說！我與你三人是老夥計，總要同去。」主僕三人相議已定，裏面夫人小姐聞知，再三勸阻。海爺道：「下官與夫人做了一世夫妻，只生一女，我進京之后，可叫女兒時時來往，就是海洪海安待我如同父母，我待他們亦同子姪，他如今上京，他的妻子在家，夫人另眼看待他。」夫人小姐含悲領命。海爺又喚：「海洪海安，你二人速去，端正盤費。」二人道：「老爺進京，如何要小人端正盤費？」海爺道：「我當初回家之日，兩袖清風，你

難道不知今要進京，不是你端正麼？海洪道：「老爺說也好笑，老爺兩袖清風，難道奴才兩袖不是明月？海公道：『蠢才！那許多祭客，送的許多紙錢，要來燒化，這豈不是盤費麼？』」二人道：「這紙錠只好陰間可用，陽間那里用得着？」海爺道：「爲何這等不明白？拿到紙錠店中，怕不換十餘兩銀子，就可做得盤費了！」二入說是忙叫集家人，盡行挑入城中，換出花銀二十餘兩。次日主僕三人，正要起行，只見女婿呂端忙忙來到說道：「聞岳丈大人進京，小婿特來送行。」海爺說道：「我去後，賢婿宜常常來我家看岳母。」呂端含淚領命，海爺竟出家门，洋洋而去，行不半日，兩個家人叫道：「老爺，小人二人挑不得了！老爺家裏說過，行李三人輪挑的。」海爺道：「如此，你們先挑一程。」二人道：「小人出門挑過了。」海爺只得挑起肩頭疼痛，寸步難行，叫道：「海洪，我老爺挑不起了！」海洪道：「挑不動回去罷。」海爺道：「你去僱個牲口罷。」海洪即刻雇了牲口，主僕一路行來，到了臨青界口，漸漸紅日沉山，晚烟四起，遠望前面挂了一盞燈，知是歇店之處，海爺上前問道：「店家可有潔淨房子麼？」答道：「沒有了，只有一間柴房是空的，未曾打掃，不敢得罪老客。」海爺心中想道：「天色已晚，無處可歇。」便應道：「就是柴房也能，你去打掃起來。」店家道：「如此請進。」便走去打掃，海洪搬進行李，主僕三人進店一看，只見客人紛紛，十分鬧熱，海爺也不管他，只在房中獨坐，店家端正了一碗熱菜，一盤牛肉，一壺酒，海爺自酌自斟，心中想道：我只番進京，要扳倒張居正，本章也不用幾句，只是面見他時，看他將什麼話對我，我回他什麼言語。只須一句不投，我動手便打，看他怎麼樣！海爺心中暗算，手中便停杯不飲。海洪看了，便說：「老爺怎麼不用酒飯？夜深了，請吃早睡罷。」海爺也不答應，心中暗想：只聽樓上嘆氣聲，將那樓板一蹬，板墮灰塵掉下來，落在海爺碗內，如下了胡椒一般。海洪就罵：「樓上狗養的，不管樓下有人，只管蹬你娘的屁！」海爺道：「不要囉嘈，我已吃飽，不吃便了！」主僕正在講話，又聽見樓上有人叫道：「小使把窗門開了！」有人答應：「曉得！」呀的開窗門響，有人道：「呀呵！你看星月交輝，好青天也！我久未作對，今晚對此天氣，不免作一對。」